

死神之吻会传染……

死神来临时分不让你看清他的脸，你来不及呼吸，一切已经结束了……

ESTELLE MONTBRUN

[法]艾斯黛尔·蒙布伦 著 | 李玘 译

拈花魅影

Meurtre chez tante Léonie

辽宁教育出版社

死亡之吻会传染……

影魅花粘

MEURTRE CHEZ TANTE LÉONIE

ESTELLE MONBRUN
[法] 艾斯黛尔·蒙布伦 著
朱晓累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6—2005—23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拈花魅影/(法)蒙布仑著;朱晓累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11

ISBN 7-5382-7634-3

I. 拈... II. ①蒙... ②朱...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0297 号

Meurtre chez tante Léonie by ESTELLE MONBRUN

© Editions Viviane Hamy, 2001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 Bertelsmann Asia Publishing
arranged by Feng CHEN—SCHRADER

All rights reserved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200 千字 印张:7.625

印数:1—12200 册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柳青松 张国际

特约编辑:丹 飞

封面设计:李超雄

版式设计:艾 格

定价:20.00 元

[起初]

只听见艾米丽安娜的声音，凯旋般地叫道：

“党贝尔小姐。啊！我跟您早就说过要出事。会长死了。是我发现她的。有人在您的办公室里把她杀死了。”

让—皮埃尔·福什罗转过身时，正看见吉赛尔·党贝尔似乎受到一击，她踉跄地扶住车站的灰墙，像是为了支撑住自己。在她没有血色的脸上，混杂着恐惧和怨恨的神情一闪而过。可是，她的脸色中没有惊讶。让他惊讶的是，从紧盯住他的蓝色大眼睛中流露的是被围困的野兽的表情。碧蓝的眼睛，吉赛尔·党贝尔有双蓝色的眼睛！

[最后]

在伊利亚—贡布雷，艾米丽安娜荣耀了一阵。她充分利用她对前天的回忆，所有本地报纸的头版上都有她微笑的照片。她现在正忙着给费尔迪南准备一顿可口的晚饭，守田人踌躇了好一阵后，答应到她那儿吃晚饭。想到他妹妹让娜的脸色，艾米丽安娜忍不住要笑！她们从小学起就互相讨厌。她在汤里掺进一把药草，有史以来，白色巫术担保这些药草的功能。她正了正发髻，摘掉围裙，把一瓶姆斯卡代酒放在桌子中央。今晚，让娜可要——她的哥哥——很久，很久。



艾芙丽娜去世后不久，吉赛尔接受了赛里姆机灵地发出的喝茶邀请，开始了一场新的感情冒险。一天天，一夜夜，一个月接着一个月的等待，偷来的片刻时光，短暂的希望。吉赛尔过着与所有情妇一样的双重生活，徒劳等待着对方为她们而离开自己的合法妻子。统计调查结果对她不利，但是，像其他女子一样，她以为自己是个例外。她变了。伊冯娜第一个注意到她的变化，她的眼神比以前生动，头发更有光泽，口齿更伶俐，她在高中工作的同事给她取了个外号：蛹。那就像是一个短暂而浓缩的春天，到处都有新的色彩，新的滋味，总之，一种新生活，直到夏特莱广场的咖啡馆里不光彩的分手才结束。

吉赛尔把脸埋在双手里以阻止突然涌起的回忆。就昨晚她所做之事和所到之处，她得给警察局找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她得尽量说实话，但不触及要点。说及她自己的经历，这没有什么好羞耻的……

策 划： 丹 飞
danyu.yculblog.com

封面设计： 李超雄
Victory Argos漫画工作室

媒体推广： 王伟青

发 行： 郑 原
021-54630606-508

……如果我是个做书人，就会造一本评说各种死法的册子……

——蒙田

11月18日，这个不寻常的早晨，天气一点儿不像是当令气候。

episode 1

11月18日，这个不寻常的早晨，天气一点儿不像是当令气候。艾米丽安娜自然觉察到了这一变化，她忍着坐骨神经痛，非常吃力地顺着纤道往前走。接连好几天，暴雨倾盆，卢瓦河水猛涨，大雾连绵不断。这个早晨，太阳终于神奇地重新露出脸容，在秃树枝上勾勒出光亮的线条，把村里房屋的外墙染成了粉红色。天要放晴了。

艾米丽安娜加紧脚步，事关美国普鲁斯特学家的会议，她可不能迟到。怎么会有人想到挑11月份来这儿！通常，各类活动都是在夏天。活儿本来就够多了，更别说暖气呵、泥浆呵……艾米丽安娜“照顾”普鲁斯特故居，二十多年来，她就一直这样讲。她认得这里的每个角落，开过每扇橱门，从这里进进出的临时工作人员，她见过的，比许多大公司的经理们见过的都要多。

拈花魅影

艾米丽安娜是当地人，村政府按照“外观技术人员”的新头衔给她发薪水。她的任务就是让这个地方一尘不染，井井有条。这个地方是已故阿米奥小姐的家，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访问者固执地称它为“莱奥妮姑妈的故居”。走过浣衣槽的时候，艾米丽安娜不满意地摇了摇头，她想到那些“趋之若鹜”的人，这些人时不时拥到村子里，手上捧着同一本书，照如今这个女秘书讲起来，他们是想来这儿找回“贡布雷的气息”。“女秘书。”艾米丽安娜发出声来。对那些接二连三跑来翻文件堆，一无用处的人，她没有什么敬意。近来这一个最糟，这个名叫吉赛尔·党贝尔的实习生，十足是个装腔作势的巴黎女人。她带来一台电脑，还把用来作办公室的那个房间的钥匙换了。

“别去动办公室，艾米丽安娜。”她一遍遍用尖尖的口音说道。

“我倒想知道，她在那间办公室里搞什么鬼。”艾米丽安娜经常低声地在旁边的食品杂货店里发牢骚。

“真的呵……”女店家显出心领神会的样子，探身道。

“呵，我对这些外乡人早就见怪不怪。”艾米丽安娜点点头继续道，“我跟您说，布朗谢太太，总有一天要出事。”

至于出过的事，对艾米丽安娜来说，到目前为止，也就是砸碎了一块窗户玻璃，丢了一件东西，有一块瓦片从屋顶跌下来。这些出乎意料的故事给她添出“太多的活儿”，这些事故

虽然微不足道，但很可能会影响故居的正常运转，搅了这里的太平，让她不得不找工人帮手，而他们，和女秘书一样，是她切齿痛恨的仇敌。

“今天，她还会给我找什么事？”艾米丽安娜咕嘟着用力推开花园的栅栏门，沉旧的铁铃铛发出刺耳的响声。

看起来，一切正常。花坛已经作好了过冬的准备，昨天，园丁扫掉了最后一批落叶。橙屋的玻璃门上了锁，隐隐约约可以看见里面的藤椅，油漆一新，排列得整整齐齐。“真是的，人人都在等待美国人的到来，好像他们是主的使者，”她想，“不管怎么样，只要能赚上些钱……”她的目光落在沐浴少女雕像上，在主花坛中间，雕像微微偏离底座，脏兮兮的石膏上有几处龟裂，早晨的阳光直生生地照在上面。“要是不想让它冻得全裂开的话，就得把它藏到里面去，”她想到，“我以为苔奥道尔已经办好了。他们一定是为了会议，又把它重新搬出来。明天，我得把它搬进去。”她一边怒气冲冲地打开门锁，一边拿定了主意。

无人居住的房屋有种特别的寒冷，让她想到第1桩任务：锅炉。这台机器和她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歇的时候，他们俩都在猜，谁会第一个败下阵来。艾米丽安娜走下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心里不抱什么指望。她化了整整1个小时才“发动这头野兽”，然后聚精会神地打扫底楼的房间：打开百叶窗，清洗入口的地砖，掸去家具上的灰尘。只要那一个人不在，她就

拈花魅影

有点在家里的感觉。那一个人要到 12 点 32 分才到,坐巴黎来的第一班火车。显然,除了惯例的“检查厕所清洁状况”之外,没有其它留言。她有的是时间。取热器和冬日阳光的温暖,加上体力运动带来的疲劳,不免把她推向小客厅里的一张扶手椅上,她决定先休息一会儿,然后再打扫楼上的房间。前一个晚上没有睡好,她本想找一个合适的姿势,好减轻背痛,结果却是白费力气。艾米丽安娜很快就睡着了,手里拿着鸡毛掸子,嘴巴半张,发出惬意的鼾声,极像是一头心满意足的猫发出的呼噜声。

电话铃声无情地把她从舒服的半梦半醒状态中拖了出来。一惊醒过来,她就诅咒起那个“女秘书”,正是女秘书采取措施,让她不能自由进入办公室,而铃声正是从那儿传出来的。事实上,这一遍遍的铃声有些异样,它们本不该这样尖锐,听起来不该这样清晰,除非……除非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

艾米丽安娜忘了疼,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打蜡的楼梯。到了楼上,发现办公室的门确实半掩着。震惊之下,她不知道该去回应电话铃声。话说回来,她倒是要让那一个人看看……她陡然之间拿定了主意。她把半掩着的门推得大大的,正当她准备把手放到电话听筒上时,脚踢在了一块有点像黑白格子的东西上。

她吃了一惊,向后退了一步,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地板上

这块像大抹布一样的东西。忽然，这块布下显出人的形状，她看见这个身体的四肢一动不动，戴着一顶黑色假发套，身下有一摊红色。“抹布”其实是格子套装，艾米丽安娜以为，在套装下的吉赛尔·党贝尔已经死了。

艾米丽安娜没有注意到电话铃声已经停了下来，她惊恐地发现，自己最隐秘的愿望就这样实现了。她下了楼，脚步比上楼时更快，一边急匆匆地往外跑，一边叫道：

“女秘书死了！女秘书死了！”

慌张之中，她没有注意到，通向街上的大门没有上锁。

几分钟之后，她稳当地坐在布朗谢太太的店铺后间，不停地唠叨：“天哪，这不可能！天哪，这不可能！”艾米丽安娜小口地喝着干邑酒，她刚把第2杯酒喝下去，这时，守田人来了。他的大胡子修剪得一丝不苟，制服熨烫得无可挑剔，目光有些放肆。艾米丽安娜从小就认识费尔迪南。小时候，他们在一起玩警察捉小偷的游戏。20岁的时候，她挺看中他，但是他娶了一个巴尧的女孩。现在，他成了鳏夫，他的妹妹帮他操持家务。她在椅子上微微坐直身子，把一缕从发髻里溜出来的灰发塞回去。这时，他大大咧咧地说：

“哎，艾米丽安娜，他们在说什么呢？出了什么事？”

“出了什么事？女秘书死了。她在上面，她的办公室里，你可以去看。我可不上去了，我可再也不上去了。想想，我刚才在下面，正安安心心……”

拈花魅影

还没有说出那个词，她打住了。她太激动了，差点儿自己露了马脚。

“你敢肯定？”

“当然，我敢肯定。我看见她了，亲眼看见的，在地上……躺在一摊血里。”她又加了一句，她记起她读过的仅有的几本侦探小说中的常见镜头。

“好，我去看看，谁都别动。”费尔迪南吩咐道。

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布朗谢太太絮絮叨叨地说些无聊闲话，来打听消息的牙医太太也打断不了她的话头。眼睛盯着店门，艾米丽安娜像一根绷紧的弦似的，就像在等待着宣判。

等待好像永无止境。这时，守田人回来了，他的脸色有些发白，慢慢地走向她，用惊愕的语调说：

“得给巴黎打电话。”

“巴黎？”艾米丽安娜叫出声，“为什么不通知夏尔特尔？”

“巴黎。因为，在上面的不是吉赛尔·党贝尔，艾米丽安娜，不是女秘书，是那个美国协会的会长，他们叫它什么普鲁斯特协会。”

“是会长……贝尔特朗—凡尔东女士？”

这可太意外了。艾米丽安娜浑身冒出冷汗，她感到一阵恶心，视觉变得模糊，呼吸短促，消瘦的身体绵软无力地从椅子上滑下来，如果不是守田人仍然有力的手臂及时抓住她的

episode 1

11月18日，这个不寻常的早晨，天气一点儿不像是当令气候。

话，她已经摔倒在地上了。62岁了，艾米丽安娜·罗比舒有生以来第一次昏厥过去。

拈花魅影

episode 2

就在同一时刻，蒙巴那斯火车站的售票柜台前，吉赛尔·党贝尔第3次绝望地把手提包里的东西尽数翻倒出来。她敢肯定，她绝对敢肯定，自己是把钱包放在手提包的第2个插袋里，插袋的拉链是拉上的。站在她身后的其他人开始有些不耐烦了。其中一个家庭主妇，她在安抚两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嘴边涂满了巧克力，另一个气得满脸通红，两人齐声高叫“妈—妈”，他们的妈妈每隔一会儿就说：“这个小姐马上就好。”可声音听起来越来越有恼怒的意思。另外一个举止优雅的先生，身上穿着隐条西装套服，系着颜色相配的领带，他的叹气声清晰可闻。还有一个男子，风度差一些，高声说：“喂，快点儿还是怎么着？……我可没这份儿闲功夫。”国家铁路公司的女职员在就缩短拷边用软鞋针法的不利对她的同事批评一番之后，终于转过怒气冲冲的目光，对准把她和旅客分割在

就在同一时刻，蒙巴那斯火车站的售票柜台前，吉赛尔·党贝尔第3次绝望地把手提包里的东西尽数翻倒出来。

两边的那块方玻璃，大吼一声：

“喂！”

吉赛尔·党贝尔吓了一跳，手中的东西统统洒了一地：眼镜、小粉饼、通讯录，通讯录里面的好几页纸散开了来，一枝银色钢笔摔成两段。趁她弯下身子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的机会，那个家庭主妇把她轻轻一推，坚决地向前迈了一步，手里挥着一张印有三色旗条纹的卡片大声说：

“3张夏尔特尔，单程，多子女家庭。”

就在这时，吉赛尔想起来，她在夏特莱地铁站下车时非常拥挤，人是那么多，以至她被一群少年围在中间，他们把收录机的声音放得很大，用反语交谈，互相开着猥亵的玩笑。地铁里的硫磺味比平时更加让人呼吸困难。匆忙之中，她愚蠢地把手提包带挂在椅背的一角上。那个好心的年轻男子帮她摆脱了困境，让她连连道谢，看来那是个扒手！

吉赛尔·党贝尔快30岁了，仍然很天真，保持着孩童般的羞涩。别人以为她清高，而那只不过是因为她老在胆战心惊。她很少笑，怕露出牙齿，她觉得它们分得太开；裙子长长地垂到脚踝，以遮掩双腿。在家里，她永远只是第2号，她的家是外省的一个正经家庭，深深扎根在图兰地区的土壤里，但是父母对在儿童心理学方面却所知甚少。对于大女儿，她的母亲喜欢一遍又一遍地说：“伊冯娜，可真是美的化身。”“美的化身”高中毕业后与一个医学系的学生结了婚，他后来成为风

拈花魅影

湿病学专家。他们有 3 个健康的孩子，在巴黎市中心有一套大公寓，在贡布卢附近有一幢山区木屋，在卡西那边有一栋靠海的别墅。他们经常旅行，伊冯娜不是刚从埃及回来，就是准备出发去东京，或者到美国去与雅克汇合。她的头发是拉扎地格剪的，行李箱是路易维顿送的，所有一切都是这样。她永远像是刚刚从华丽的盒子里走出来，面带笑容，香气四溢。如果有人问她平时干什么，她会根据情形，用悦耳风骚的声音回答：“能不做就不做，”或者，“哦，我画画珐琅。”这倒是真的。她设计些迷人的画面，色彩绚丽，孩子们很喜欢——洋娃娃坐在窗台上，热带花园里长着奇形怪状的鲜花，珍禽异兽在快乐地追赶玩耍，她最近画了一个新的系列：海岛。

“伊冯娜不会让人在地铁里偷了钱包。”吉赛尔自言自语道，她不得不离开队伍，去面对可怕的现实。“理由很简单，她从来不乘地铁。”她在心里又说，在昨晚的事情发生之前她绝不敢这么想。她瞟了一眼时刻表，还有 7 分钟，她的火车就要开出。违章不是她的强项，但这次她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不及赶到说的话，她要冒的险就太大了。赛里姆的名字骤然涌上心头，以至她的脚步几乎踉跄了一下。“赛里姆会叫我上车的。”她这么想。她像木头人一样走到 22 号站台，装作没有看见刺眼的橘红色自动剪票机，选了一节禁止吸烟的车厢，上了车。

车厢里的人不多，她沿着过道坐了下来，只要大盖帽一出

就在同一时刻，蒙巴那斯火车站的售票柜台前，吉赛尔·党贝尔第3次绝望地把手提包里的东西尽数翻倒出来。

现，就好躲到厕所里。她放松了一下神经，甚至闭起眼睛，“赛里姆，赛里姆。”仅仅想起他的名字就已经让她欲哭无泪。

“对不起。”

一阵须后水的香味，是野性的水，她立刻嗅出。这把她带到了2年前，她还记得绿色的瓶子，她还记得……不多置一词，一个高大修长的男子优雅地在她对面靠窗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一本书放在长椅上，她没有看到书名，男子打开一张报纸。“他大可以坐到别处去，”她自忖着，有些烦躁，“还有空位子。他得倒退着前进了。”她考虑是否该起身换个车厢……刚想动，火车摇晃着起步了。她还是留在原来的座位上。对面的旅客全神贯注地读着《世界报》，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他轻声叹着气，可能，他读到的是坏消息。

由于是无票乘车，吉赛尔不敢像平时一样取出旅行包里的大叠纸张。可是，在把论文交给导师之前，她得找时间重新再读一遍结论。她的导师一定会参加普鲁斯特协会的会议，他一定会问她的论文什么时候写完。她已经写完了，一个多月前就写完了。她得揭开这几个星期里的真相，还有关于阿德丽娜·贝尔特朗—凡尔东的真相。她觉得脊梁发冷。“兔子胆。”伊冯娜用嘲笑的口气低声说道。“兔子胆。”看着她费劲地学游泳，伊冯娜曾成百上千次这样叫她。她怕水……在她对面，那个旅客沉浸在报纸的“国外新闻版”中。吉赛尔随意翻开最新版的《重视的时光》，读到：“对我来说，那是件伤心